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十二

贈夏仁甫還山序

涪州夏子仁甫仕為南户部郎中二年適考察之期仁甫乃以疑似之事為人簧鼓流于執事者之口遂得冠帶觧職去諸與仁甫遊者甚惜焉曰仁甫守身如此其廉也居家如此其愼也臨政如此其明也接人如此其恭也盖有古壮士之風焉乃不幸遇萋菲之讒媒孽其短遂離魚網之設使為善者沮不亦可

世路崎嶇蛇退鬼愁唯達觀者蔑如也涇野不言世路

而言隱
德所見
更高人
頭目乎
仁甫有
見必三
復於斯
矣

惜乎涇野子曰市之無虎衆所知也然一人曰市有虎不信也二人曰市有虎不信也至三人曰市有虎雖智士亦爲之色變矣曾參之不殺人衆所保也一傳曰參殺人不信也再傳曰參殺人不信也至三傳曰參殺人雖慈母亦爲之投杼矣故成宜陽之功者謗書盈篋而不顧致長平之敗者憂在于去頗而用括也雖然此猶以其在他人者言之耳若在仁甫何計于是哉不見董仲舒乎勵志下帷非禮不行漢之醇儒也進不得爲卿士乃以江都相致仕而去惟董子

學益不懈動師孔子著繁露玉杯諸書發明春秋以大有功于斯道於是後人追崇其學至擬諸孟子當時身都卿相者不與焉故君子以謀道為重謀祿為輕以得學為大得官為小然則今日之事雖去仁甫之官固未能去仁甫之道則仁甫之歸也豈肯以去其官而併去其道乎如仁甫之不去其道則所謂對天地質鬼神合日月貫金石並山河以永者皆在于是又何賴于一官哉他日仁甫聞之請益焉曰世固有以仕為勤者矣勞勞于簿書會計之間日不暇給

由君子觀之非勤也世固有以隱為逸者矣優優于詩酒登臨之際冠不思整由君子觀之非逸也並前此之勤非行義以達道後此之逸非隱居以求志故耳仁甫之歸也涪水之濱豈無文人乎豈無儕友乎豈無後髦乎慈惠端愨之行成雖文人瞻式矣忠信切偲之行成雖儕友倣法矣謙恭孝弟之行成雖後髦承師矣近可以訓一鄉遠可以業天下然則仁甫之往又何賴于一官哉

贈正齋蕭君序

昔予在太學聞蕭君正齋者名醫也正齋者蕭昂別號也士大夫論醫及索藥必曰蕭正齋今年夏吾友崔子鍾病予視之已言亂矣乃束請正齋正齋他出比來予又不在故正齋藥不用乃用他醫藥不效病且晉三日而後用正齋也病已危卒愈惟時子鍾以翰林編修改南京驗封主事匆匆欲行乃托予代言贈正齋予遂告之曰不知人病而醫者為庸醫知病而出異眩巧醫者為亂醫謂不同信行其我者為無權醫病可即瘳故俟其沉而後救之者為姦醫執一

方以治諸病者為細醫更症而后醫者為無能醫觀病弗詳遽爾是之療之者為輕醫庸醫者不智亂醫者死無權醫者不行殺醫者不仁細醫者小醫也無能醫者不能為醫也輕醫者多殺醫皆足以殺人故君子不道也周官有醫師統于太宰而食醫疾醫瘍醫皆屬焉法以十全為上十失四為下然則十全之醫其國醫乎殺人醫者于信正齋免矣國醫正齋不可不至也

積德之什序

涇野為溫公作序極其淋漓而此積德什激切動人讀之神竦豈非千古相知名重如出者乎

積德之什者贈菲泉司馬邦柱祭其先溫國文正公還京之作也菲泉溫公之十五世孫宋南渡時其遠祖侍郎汲舉家自夏縣遷浙之山陰自是不歸夏者十世矣于是北人以司馬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失祖菲泉子弁髦讀書即悵然曰吾家涑水之舊夏甸之豪而晋宗室司馬孚之胤也至吾祖溫公直道殊勳冠絕宋代乃吾積滯江邊不能一還反不若異姓者之歸賜張謙何耶此其痛心裂骨蓋二三十年矣既舉進士仕刑部則曰相謁祖有日矣遷夏有

期矣至是果求便差旬夜馳詣夏縣遂獲舉丁亥元日之祭往年巡按内濱初公營新溫公之祠謀遷司馬之後勞歎萬狀㸦備聞之以為菲泉子旦夕來也不意今始至乎越明日而菲泉來容貌古樸心神開朗一握手間忘形骸出肺腑契如金蘭戚若骨肉初初公査獲水田百畝籍之官版以為祭需俟司馬氏後至而歸之菲泉子曰相豈為此田來哉予嘆曰果若古語非聖賢子孫安有此言司馬其中興乎于是酉涯公夜讌諸水聚堂日讌諸海光樓極談笑三[illegible]

夕以為復見小司馬矣又明日予讌諸觀德堂酒半
比登尊經閣是日山川濛濛雨雪霏霏四啟軒窗縱
覽烟霞西望虞坂東眺巫山前指鳴條俯臨鹺海南
涯公曰此非菲泉之高堠里家邪夫其千里馳驅百
年懷思尊祖敬宗不啻卜子所謂大夫及學士者矣
斯行也不可無言以贈又明日南皖讌諸河東書院
燭跋矣予請名題馬南涯公曰今夫司馬氏之散處
江南者于其溫公乃無一能念之者即有念者乃無
一能至之者即有至者乃無一能肖之如吾菲泉子

讀之惕然

者斯題也名曰象賢菲泉子曰相無微子之材而先人不敢叱殽湯予又請題曰光裕菲泉子曰此復犯先諱矣是時菲泉携有元日祝辭中具溫公常言曰積德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予曰卷其以積德言乎然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四五世之雲仍如吾菲泉者至是乎若子孫計不長久安能使四五百年之塋墓如吾溫公者至今乎始與溫公之政讐者安石也繼世以與溫公之道讐者惇卞檜韓也附其令子孫有改譜系易宗派如古別族于大史

術諷詠

之輔果者矣天人不遠古今如鏡可于司馬氏及四氏者驗也且夫溫公道未盡行而沮以其世之非辰也菲泉學方滋茂而顯當其時之正清也吾知凡溫公之厄畜于宋代者將俾菲泉畢發之于今矣不然方起大名之夕夢公授袖中簡者何也

漁石之篇序

漁石者今陝西提學憲副唐公虞佐之別號也夫公舉進士幾二十年其材德道義在諸同年之右諸同年或位中丞或位卿寺或晉二司之正年少者已數

洪鐘巨磬声响自别而意到語圖有晋人朴雅唐人筆潦

十人矣而漁石子一憲副白首而不遷公陞陝西在正德十六年其風彩勳名在諸二司之前諸二司或三年而陞或二年而陞或一年而陞同時者已盡其人矣而漁石子一提學六年而不轉漁石子曰遲速之分固不必較去就之節亦所當明若乃秋水澄江冥鴻在空瀑布懸崖山深水古時則倚據石磯垂竿長流烹鮮酌醇飛塵不染乃龍夙昔之所愛也予其從吾所好乎呂子夕以為然龍朝拂衣焉呂子朝以為然龍夕拂衣焉惟義所在非位之顧也呂子曰漁

宦林推境

石子之輕去就也如此其壯哉夫漁石子為御史時力劾姦宦痛黜時弊李論雲南之巨惡也一剪而滇鄙底靖崔和江西之積害也一劾而江越奠安直聲振于朝野風紀揚于華夷若乃近在陝西忠誠格髦士之志文武煥關隴之光惟當道之數忤故宦途之久稽耳嗟乎速化之術人豈不知古固有一言取相者矣今豈然之乎守素之滯人豈不知古固有十年不調者矣今豈非之乎若乃以行道而言則州判不及提學明矣然且由由焉忘其東林之為樹也以養

親而言則違庭闈者不及隨膝下者明矣然且置罟罾焉忘其涇渭之為水也是故當其道之可升矣進愈速則愈美當其道之未可升也進愈遲則愈嘉愈速愈美即漁石之處皆衙署矣愈遲愈嘉即案牘之間皆漁石矣故君子顧諸在我不顧在人故君子顧諸在性不顧諸在命然則漁石子又何必謂蘭溪之濱為漁石哉于是有識其意者歌曰江湖者廟廊也廟廊者江湖也君子不忘江湖乃能立廟廊

莊浪篇有序

莊浪篇中贈南庄喬子也恒齋子見知于南庄子南庄子有莊浪之行恒齋子問于涇野子涇野子為作莊浪篇云問莊浪卒曰夫卒也既遠酒泉亦逖西寧孤處黃河之外無所附依備東則白羊石板不守備西則鹹水大沙無具苦灣紅城以為朝暮武勝老稚而作比鄰負努而腹不宿飽執殳而肘不抗扎蓋三邊之苦卒也故君子常綏之如子弟焉問莊浪馬曰夫馬多以茶易之番人以給衛卒者也其寺死閑廐之馬至者則鮮焉卒得其壯者且或羸矣得其羸者

行之豈司盡心稽之獨莊浪扎

豈能以有馬扎卒不能以有馬而責馬於卒并其卒亦失之矣是故戰無遞虎之壯追無飛翰之疾浪有班布之袪是歸罪于泥淖之陷也問莊浪衣糧曰豈惟莊浪凡三邊之遠皆關陝入府之民所供餽者也故自潼關以西未秋則男舂粟曰將以食邊也未寒則女織布曰將以衣邊也然粟至而卒或無斗釜之入布至而卒或無尋丈之惠盡輦固公以先扣緣役以預奪矣于是卒不能自存離位取裝于其籍裝即辦而返伍則又次第以賂上官其營屋猶然懸磬四

壁立也。故雖以全陝之力。不能給三邊之費矣。乃不免招商於下。取帑于內。如是而猶或不足。于是寒饑之士。關弓而起。如近日寧夏大同之手刃將領者。已數數也。彼且。不誘虜。幸矣。又安望其禦邊。哉。夫三代以上且未能引論。即漢初鮮衣推食與士卒同辛苦晁錯所論輸粟塞下者。豈有是哉。問莊浪荔菽曰馬春夏牧青。秋冬食枯菽則膘馬者也。故荔取于廥者計馬有數。菽取于庾者計馬有量。故馬或春夏食枯有奪其青者也。或秋冬食木有奪其枯者也。或日夜

食糠麩有奪其菽者也雖上無施奪士或以芻代薪以菽代粟者則并其馬士亦奪之矣及虜入塞赴陣其骨立之馬跛蹶蹣跚見胡即仆聞鑼即僵乃以責馬之不進豈不後哉故君子積芻菽如水火用芻菽以剩量菽究不能耗其數貧穢不能損其真于是駟騄成彭蹻之材以赴虜如虎狼之捕犬羊也

種穀篇序

虗齋子將有戎索之行涇野子告之曰子之廣東也其務種穀乎曰吾職在督糧爾曰穀不種何以得糧

孫洙曰天下得賢監司不患無賢守令信同功一體者哉

則何以種之曰子其墾田乎其行水乎其時使於民乎曰斯三者各有司存蓋非吾職也曰田不墾則穀荒水不行則穀稿使之不以其時則穀不實乃徒較數歲之中取盈焉則為子之厲廣民也曰是皆守令者之事雖欲為之不可得而兼矣曰今豈必使子親負耒耜而後耕乎豈必使子手開川瀆而後水乎夫監司與守令異事者後世之弊也守令與監司同德者先王之道也程子曰今之監司專欲伺察守令專欲蒙蔽故民多病於戲此於他人且不可告而謂吾

此文書品之

子為之乎。子之行郡縣也。見田野闢。塘堰治。詞訟簡。民有餘力。則曰是良有司也。親召其人而禮之。而勸之曰。吾以爾為最也。則夫糧也。取之斗則有斗。取之石則有石。不煩獎而　國用足矣。子之行郡縣也。見田野不闢。圩巷不治。詞訟爭多。民無遺力。而簿書奔走之惟勤。則亦曰是良有司也。親見其人而不之戒。曰。吾姑爾取之。升不能以斛出。取之秉不能以丘出。雖噬臍而穀不種矣。是故總銍禾稭之入。皆盡力溝洫者之為也。鮮食艱食之奏。皆暨稷播種者之為也

然此皆及弘齋陸子講之觀音巖下語已錄具畧于
遊燕子磯記而此又詳之曰種穀篇云

坦菴先生序

同年方豪曰往年豪父母來自開化衝寒冒暑水宿星行皇皇焉眂豪于京邸年且耆艾任此辛楚谷亭閘決綍斷舟覆岌岌乎不免輿言及此魂飛薨薨官何為者哉豪方獲奉歡膝下以徇薄祿而父重念先隴乃及春初整駕南歸以豪故又踟躕不能以決行也且豪父善事先公諸父咸睦又善處鄉閭鵝金之

忠孝同條而共貫故絕裾亦豪傑為之至今未息咏焉此篇為坦蕩道足訓天下萬世為人臣子者

叟宋嚴之牧罔有不說豪毋念及此悔責不肖無地夫豪有其身不能養其父有其官不能安其父思皇其德不能繼其父豪何以為子哉涇野呂柟曰父母于子之心愛之欲其成也成之欲其至也至之欲其仁也子能思父母之遺體則必能詳聽以不賊其耳審視以不賊其目修辭以不賊其口慎動以不賊其形若是而曰不能養其父吾不信也子能思父母之不安則必能乾乾于日皇皇于夕博通乎古精通乎今心無懈于思身無惰于行若是而曰不能安其父

吾不信也。子能思父母之事親。則必能移于事君。載其職不辭其煩。執其公不營其利。當其危不渝其常。為時良顯。光昭先世爾矣。子能思父母之處鄉。則必能移于處民。有貨而不殖。有德而不私。不長民之妬。雪民之弱。下樂而上安矣。豪曰然。乃持以告坦菴先生。坦菴先生曰。夫若是。吾去復何慮。乃歌曰。白鰕之地。其魚尾尾。薄言綸之。以羞祖妣。金錢之山。于焉考槃。有花郁郁。有泉潺潺。

約齋序

語不盈尺幅足為學者標的且啟孔門鍵鑰然劉君未易言也

莆田劉子必功以約名齋蓋取夫子以約鮮失之意夫約要也又儉也大抵對傳而言有所會歸也今夫絲千緬萬縷甚無頭緒也有所約焉則各順其理而不亂以為錦綺羅縠黼黻文章以飾身而華國無往不可道之千變萬化事之千條萬緒必有所主何以異諸則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七十子之從事夫子也非不皆習聞其說也然或以辯失或以藝支或以勇淺或以名蔽惟顏氏曾氏獨得其傳故顏子曰夫子約我以禮曾子克唯一貫而孟子謂其能

守約也然則居是齋者其有志於學顏曾而上求孔子之道者乎必功誠如是也予顧樞衣捫齋以示我於入室焉

學獨樂園序

學獨樂園者何曲沃李季和為南京後軍都督恒齋馬公天錫作也嘉靖五年間公以右都督鎮守薊州密雲永平山海地方嘗奏薦陸尚書豐學士等官忤旨革任着南京後府帶俸閑住乃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客孤處五載則東園者其公之獨樂

即此寄況一節便有尊俎折衝氣象豈河汾文人行耶

園乎或曰東園之勝甲於南都無間縉紳韋布皆獲遊樂乃比諸司馬之獨樂園而惟公學之豈以心遠堂即讀書堂一鑒亭即弄水軒滌煩亭即種竹齋登眺月巖即望轑轅之見山臺乎又他人之於東園或暫觀而不久留惟公常居其中隨旁飽玩迎時飫賞獨樂之趣將深有所得乎曰當公之殺流賊于裴子岩野雀窩也剿賊崩潰遂成狼山之績貶而殺胡虜於洪山口栢崖塘也匈奴挫衄遂收中路之功既而追斬犯邊韃靼于白羊谷也威震北狄遂壯薊州之

鎮凡外人之望公者以為威於熊虎鎮如山嶽邈如風雷常比諸李廣之斬賢王霍去病之六擊匈奴乃今棲遲東園焚香讀書射隼投壺粥粥乎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外户回視前日威望漠然若不在已惟以月費俸錢無以報國為愧軍民窮獨不得其所為憂若公者即古所謂用則龍虎不用則屈蠖故謂獨樂閣者非公不能學也嘗聞公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没之地絕無城塞墩堡民方耕牧輒被虜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

具一月粮芻親師材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陳如長蛇鈎戟長鎩據崖藺石營內砍木伐[illegible]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廨舍次第立興凡軍士之釜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遷守禦官軍無不樂從至今為一壯塞又聞戳洪山口伏支丘山阨隘身領控弦白挺數十障以盾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步乃自蹶張引強以斷後胡而先胡半為伏兵所殄餘皆緣谿澗竄逸群胡聞之號哭喙遁自是不敢牧馬往者胡人進貢角入喜峯口傲横無狀三堂督禦之不嚴畜之

有是哉眞將畧也

無恩至使群胡擁圍以爭厚賞其三堂可於座上虜也故把兒孫嘗刺副系公之驗放也耀威以觀兵申令以示禮明法以彰信厚犒以結恩布叚無不中衣。牛酒無不中食。於是折掃箭兒之指鞭小失台之背群胡魚貫而行孫如膠痒他日有盜胡掠二樵夫以去公召其酋花當與之一矢不五日獲盜胡并二樵來公示之賞罰後以為常則公之學獨樂園豈亦先憂而後樂者乎雖然若使公三二人者常在陝之三邊即漢之河西五郡唐之河北三城皆可以復尾刺

黄毛之猛亦不敢窺賀蘭躁降城犯黄河河套之内天倉之東浩亹之西桑麻遍野而華夷可為一家矣夫宋自君實居獨樂園後而熈河銀夏多事子又於公之學獨樂園也不免先為邊陲憂

飲潺湲亭子詩有序

涇野子至解之明日南江子酌之所修潺湲亭中曰斯亭建自有宋後守積廢圯置墻隂東亦有觀瀾亭廢為堦砌没矣今敘與子清秋細雨舉杯談學於此也耳聞斯聲目覩斯形恍若見先正不亦快乎涇野

光生性天中有偏点活潑故觸景皆象體象皆理何詩非声何声非心精光到處神如秋水骨如玉氣如金風調度瀟

子曰於戲天有至聲。地有至音。至聲不言而化。至音不語而變。變化無心。神出萬物。傳曰物生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夫道無終始。物有本末。生數一體也。滋象一數也。生先於數者其初乎。象後於滋者其有乎。故天或鼓者青也。石或言者妖也。君子不言而信。言而後信。信之細矣。君子不行而敬。行而後敬。敬之涼矣。昔者禹之行水也。躬導江淮河漢。用滋九州。乃自積石岷嶓桐柏。而東北溢雍冀。南滿楚越。其中土定為亭室。以宅萬姓。斯水也。過底柱析城

瀨

灩澦呂梁諸阻則有聲若循岸而行直躬而往其深不測寂乎其無言也南江子曰夫亭傍之竹在春夏亦常木也霜殞而節稜然後知其心之虛矣亭前之栢在雨露亦常木也雪零而葉清然後知其心之實矣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則此亭之外瓦礫苔淡無非告子涇野子曰柟不敏請為之詩詩曰仙澗滮來可以畜縣懸流石磴旋折潺湲滙其深矣澄默且玄有璞斯玉有柳斯蟬南江敦此數我肆筵聯爾聽爾湃湃其淵 有亭明明六扉翼翼揚潺湲之水效此

壺觴百穀斯茂庶民於生如竹斯筍如蟲斯蕃嗟爾先生匪獨躭賞歌矣永懷四海于乎

多士贈言篇序

侍御龍岡陳子宇刷卷於南畿取太學生百餘人以查理各衙門諸卷之弊且竣事曾文奎應楨諸士皆來告予曰諸生之歷事於此始事之日陳公即諄諄約束于規矩之中曰情奉 勅來與爾諸士皆共理天工者也其敬諸於是諸生皆省心責已不敢措肆以負其意今既數月矣敬畏如一日也尋且註選以

刷卷歷事如此使為督學諸生何如也儒者之道人人歷之皆有

味

痛切

令之教子弟引之正門可並非而自首

歸深感懷公之多益無以爲報敬請一言以爲公謝亦以示教于我諸生也涇野子曰善哉問乎世有親受業於師長之門者歲月既久訓誨亦深恩義如父兄親厚如膠漆比其後也一語不合百怨即生或毀於人或讎於己如呂步舒之於董門邢和叔之於程門操戈入室面從背違者代有其人也今觀諸生之言豈惟見陳子爲政之良亦可以見陳子立教之善也人言陳子初舉進士出尹劇縣庶政咸明吏畏民懷既擢御史風采茂著然則今日政教兼舉豈偶然

若勢利交結知者恨去之不早也

故哉夫諸士子志於道者也道無往不在則其學無事可忽今夫斯卷也皆嘗學道之人而以事見于政者也得其精者可知其人之良矣知其疵者可知其人之陋矣諸士子於涉歷之間反求諸己豈不可以懋學而入政哉昔者樊遲問仁夫子告以執事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道莫大於仁孔門自顏子以下未嘗輕許然其脩爲之方亦惟在執事之敬而已然則約束於規矩之中者固不可視爲淺小之物別求道於高遠以失之也昔有善爲車者曰從事於車

爲守若令者果要閤閤相信而

也輪行如運規輻直而不畱輞利如劃塗雖周行萬里皆指日可到矣乃又厭其藝之常也薄而不爲南之荆揚以習舟事於是其心支蕩其業荒廢舟未成而車之巧亦廢矣故遇事而即學約束其心不出規矩雖大學之道亦不外是諸士子其無以陳子所教專爲刷卷設也其以是質諸陳子

衢州篇 爲李太守邦良作

南禮部精饌郎中李邦良有衢州太守之 命乃偕其僚問衢州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遂又薄

[illegible]能使人相信者非絜白而周詳不能也當官三事曰清慎勤此文字字句句有之

弱多病柰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之知耳邦良茲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於衢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浮泥古里淡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喙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導汪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遊之處或岣嶁祝融酉陽之險三峿匡廬龍會儲潭之阻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

逢其害盡驚之心人皆知其爲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爲除水患以安人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衢也愛其鄉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筥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衢人所不知固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由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衢也見姑篾之南自爛柯以至于九龍浮盖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其塘圳者

鞭其背。彼不脩其陂堘者笞其膚。農隙方殷之日。無或少息焉。大末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龍遊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桎其足。不盆繅者梏其手。蠶月方兢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於野矣。桎梏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於機矣。則吾邦良之心如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有一夫不知者乎。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四守

者論高下邪且邦良質直好善耽學不倦嘗仕北禮部於法有違亦持之而陳子發言於我則固已有父母斯民之本矣此其志意風聲僃人已先知之前云者因邦良自孫之言而解之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十三

太學送張仲修序

弘治壬戌之冬，西渠張子仲修自太學歸章德，同志之士失試以別，令予為序。夫敘者何？敘別也。敘別者何？敘所以別也。敘所以別者何？敘會志也。故古者弗會弗別也，弗別弗會也。會不如別，弗會也；別不如會，弗別也。昔者顏淵之會子路也，子路曰：「願車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不慍。」顏淵曰：「願不伐善，而施勞。」其別也

季路處顏淵曰過其墓式之祀則下之顏子贈曰去國哭于墓復展墓而勿哭故子路勇於義顏淵弗違仁然則吾黨何以別張子也方子鎧曰贈張子强有力秦子偉曰不如愚也趙子用寧曰博學于文斯不息馬子理曰非也曾子省諸已故外寡也田子汝耔曰毋多疾于咎人崔子銑曰絕戲謔勿品人甲子林人馬子卿曰毋氏劬勞亟為祿養寇子天敘曰守貧勿忘其初呂子柟曰可以別矣夫張子何以處吾黨也

此是樂府倡出祖安石流觴體宜存之以志古

侑觴之什序　送泰世觀乃翁　弘治辛亥

慎庵先生德如蘭麝、義方之訓其子式遵、葉而懷作耆英社、薛上達作 才如厥子、俟庸明時、君子樂之作醉倚離亭、張仲修作 禮義勤渠、如見其父、我之子矣、實惟我友作嗟我、田勤甫作 腹心惟一者廿八九年、視其親一而已矣、作憶惜、馬伯循作 兒酒在罇、父馬西迈、作千里東來、王盡臣 子父之情、不為別離、別離萬里、情當若何、作恐着趙惟 明月在天、薄照離懷、作匹馬于門、迺白子 春雲夜本 入夢、寐其子、寤而哭之、作瀟灑馬、雷天澤 言念父訓三

年不聞覲公如見淚濕我衣作憶惜辛酉呂仲木安宅正路未能居而由之是用大作作匪饑匪渴馬敬臣樹有啼鳥時戀其母鼓聞於野如泣如訴如哭如語作愛日方遠有懷千古慎姣交遊作管鮑陳雷孟望之遊子之情見父若何倏爾別離可但愴心作寒月照營趙德光性嗜松韭父飽其腹他離不茹于今三年竭力無德不酬無善不復在何日感而零涕作樗櫟樊季明上帝之寵良自今始作蘆溝志其人

送南京左副都御史蕭公序

正德十有二年南京左副都御史闕公卿會議於廷太宰奏曰左副都御史内江蕭翀西蜀碩儒進士高第初知霍丘已慣民隱歷官秋冬滋閑舊典三使臬司兩涖薇垣兖豫秦越咸戴其明德若乃廵撫於畿甸於貴州於河南力別清濁申敷慈恩姦宄用懾遹在陜西益懋勲忠

帝若曰予聞茲卿劉而寡回洞詳憲體其勑翀作南京左副都御史典茲十有三道襄予一人用登於大理往欽哉勑至長安三司大夫咸曰方式明公康濟

李霍崖旗離輪絕豈西臺都御史識乎此文彬奇篆璨神骨俱全

西土憲車南轅覲聽奚依乃發使徵言柟乃言曰邇嘗叨侍經幄恭覩
皇上神聖天錫政壹輔相凡厥謨猷聽受弗咈治臻於唐虞何有然思惟厥要在振紀綱夫太學士司端太宰司衡諸卿百工司分若乃上列迪逆中劃邪正下詰姦慝褒守淳良紀綱斯作實惟在此二臺夫恭則不侮貞則人信之中則寡議毅則往無所禦厚則勠力者衆哲則難罔信則罔撓夫周旋循理之謂恭不貳其操之謂貞舉措無過之謂中見義如欲之謂

務。遠慮玄識之謂厚。照知邪正之謂哲。見道弗惑之謂信。七德咸著舉憲有若拾芥今此烝黎誕寘罷敝豪右鉅猾引姦附權恣張厥志魁振頑鼠馮據城社犵獨戕荼耕績咸困行傭以具徭故盜竊猶興虜在疆埸帑藏單虛庶司府貨蔑志効官惟公攸統咸天下之選出震山岳入踞龍虎然皆且載文質各荷節志懷挾謨猷欲為　國立不拔之基柵間之震威不足以舉法。舉法不足以立政。立政不足以成言成言不足以穀行。穀行不足以敦仁。矧夫善以偏阻。姦以

懼構利以忽杜漸以消生禍以避長祥以息逆謀以
寡僨惟公克樹厥表影茲羣豸興若 國初先建内
臺洪武庚午始定今官列聖相傳咸珍斯選故魯穆
恭於永樂王翱顧佐忠於宣德軒輗年富貞於正統
王竑毅於景泰天順王恕信於成化七幾子者外撫
雄藩亦晳内臺終雖或以他官咸由茲臺故功存社
稷樹聲來裔苟或非由於此階雖崇峻氣績愧嘉公
斯之擢誕惟爾初克慎爾終罔俾七公擅美有明

送何栢齋北上序

二剖而肺肝有光形骸[illegible][illegible]慷慨之態非知道者不能也而末束寓意無窮

南少司空稽齋何公赴少司空任劉黃巖鄒東郭謂予曰昔吾輩在翰林公爲前進然而其分則同僚也今吾輩在南署公爲亞卿然而其分則堂上也乃公不以今分之尊而忘舊分之親談辯交際猶夫昔也當贈公以不變曰古人下白屋賓幕僚公豈惟此不變哉然吾數聞其言矣憂民之深愛

君之切猶昔之慷慨也數觀其行矣律身之嚴治心之密猶昔之峻潔也數探其問學德量矣識見之正致用之實猶昔之貞固宏遠也夫木不變于冬鳥變乎

大禪朝
莫不露
闡秀

秋人變于長老位變于崇高豈惟其氣使之然哉今有仕者于此也獨對則一人焉顯對則又一人焉對少則一人焉對多則又一人焉對貧困賤弱則一人焉對富貴權勢則又一人焉年方弱冠宦始筮仕已滔滔乎變矣况其長老崇高乎故曰變亦習使之也則夫栢齋公之不變其中固有所得以已定乎今斯之行其知所不變乎夫長安陌路公昔乘敗段寡煖耳冐風雪之地也左掖史館公昔一布袍五七年之處也順門之下公昔抗疏言天下事之階也今已十

餘年斯行也猶然見之况
聖天子勤學好問加志窮民欲覩時雍風動之化於
目前公斯之行尚可祇曰不變乎或曰化而裁之存
乎變變者因時之道也不變者守已之道也雖然非
有不變之道則亦無以為變變隨時而不以道則并
其已之不變者變矣于是二君子曰此可以告公行
也各賦詩于左

送白樓吳公考績序

白樓先生長洲吳公尚書三載矣將考其績於

只此數

朝以當七十也欲引年以乞休凡我屬吏皆欲楠為贈言焉夫公建事三朝出入兩都今之元老大臣也且楠之舉進士也公適同考會試習公之教于今二十二年矣及楠之改官南署也公適為堂上習公之政又三越年矣則固不能以無言夫公起家進士選授編修進侍講祭酒太常卿少宗伯兼詹事執

制誥于東閣僉舉且入内閣乃又出為太宗伯未幾又南来為大冢宰勲德敭聞著於一時公固非當時之名臣耶楠嘗謂大臣之道有三一曰讓二曰容三

言已盡相化之體不則有害而不容之害益甚

曰公讓則不爭庶官乃和容則不忌群賢乃登公

不比庶績可熙公殆兼有之乎昔宋神宗謂司馬君

實未須他論剔行只辭樞密一節廷臣莫及夫今之

內閣東閣握天下之要公以資與望於內閣無疑也

三以讓而不居於東閣無疑也十乞休而不處乃今

尤欲有所辭焉則固加於人一等矣秦穆公不忘黃

髮之蹇叔也乃致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思至曾子

釋經專引之以明平天下之道公嘗歷犯衆怒屢嬰

此公剔歷具在

群猜處之裕如粥粥乎若無能雖古之一箇臣者將

篇中名實之白眉也獨老姬尚傅粉柰何

無亦庶幾乎且公進講　經筵衆推其諒也育才胄監士飫其敎也典知絲綸人欽其文也總裁　國史筆秉其直也三考禮部一考京闈錄稱其得人也既典南銓不動聲色縉紳欽服屬式其程也凡此皆人臣之所難不公而能之乎夫同陟千仞之山當其前者則進之當其後者則牽之遂皆至於其巔而我不知也大為萬斛之舟彼載實者亦受焉此載管者亦受焉卒皆登乎其岸而人不知也公雖推以並此可也雖然蹇叔老而穆公始知悔君實攅而神宗始悟

覽文豈若

聖上深知公之者舊也以醇謹端諒學行著聞之言

褒於在北之日而　宮保殊寵加於南来之時矣況

聖上勵精化理以圖至治正地天交泰之時知公之

且考績也寧立以遲包荒馮河之君子矣公固宜得

尚中行以對

恩私爾若公所常稱韓魏公保晚節之言此恐亦淡

於為已謀者㮣竊為公不顧也

送林侍御之南京序

馬侍御任御史歲至今臺中藏之莫若先生以一三言盡也仙[illegible]閩[illegible]人

正德四年間

朝廷數缺御史予同年進士揀補者數十人林君雲從與馬未幾

朝廷又以御史多新進不老諳憲體不可遽令出風表諸臣工也乃取南京御史之三四年者于

朝而以新御史補南缺林君雲從與馬將行雲從同鄉之宦者及同年友謂雲從莆田望族父井菴君天順甲申進士爲御史王父登永樂甲辰進士曾王父爲兵部員外郎雲從又爲御史簪纓赫奕可賀也予

以此告之

謂雲從亦不可不勉聞井巷君在憲廟時為名御史陳善閉邪易儲之諫激烈剴切下獄而不自悔至今人道之夫豈徒之勉又豈可他求哉或曰號直言不避者漢言驂馬御史唐言膽落御史宋言鐵面御史從事大木者又自目啞御史雲從何宅焉曰時各有宜也道各有在也心各有安也不然襲啞則說襲膺擊則僨事

送洪雲南序

洪公克毅既理雲南之駕方伯田公喬賢及憲臺都

文即用奈諭則

通真須中事如指掌矣此非八荒一閱者不能道

閫諸公為宴於薇垣以餞之樂再成田公及其藩僚執爵而進曰惟公寬慈惠此秦土凡我僚儕儀刑未違茲往雲南式彼藩司公其滋懋敬厥德樂三成憲臺李公及其憲僚執爵而進曰惟公明果嶲聞吳越諸所決罰人咸畏信茲往雲南式彼憲司公其滋懋敬厥法樂五成都閫張侯及其戎佐執爵而進曰惟公威信光布三輔凡我行伍亦罔不懾茲徙雲南領彼將領公其滋懋詰爾戎兵呂柟聞而嘆曰今天子其無西南之憂乎夫以寬慈式藩司即非紿

遜可復在滇省矣以明杲式憲司即頼選周樂可復在滇臺矣以威信簡將師即沐璘甯正可復在滇閫矣夫寛而慈之謂仁明而果之謂義威而信之謂武仁且義旣武矣然而雲南弗靖者未之有也或曰滇之人有僰有爨有麽些有秃老有蒲有和泥有百夷有羅舞有撒摩都有摩察有濃有哀牢有峩昌有魁羅甚不同難化也曰性無不同也行之以仁焉何有曰滇之俗嚚訟好鬪或死不葬祭專敬釋氏或椎髻編髮跣足首戴次工雉尾或用緬字或屈膝露頂把手

以為禮或男女混淆婦襲夫職或金齒繡面甚不齊難變也曰情無不齊也行之以義焉何有。曰滇之吏有都布按府州縣官矣又有宣撫宣慰諸甸官甚不一難統也曰體無不一也繩以仁義之武何有。

送皃塘劉雲南序

正德乙亥六月柟載病適野遇二農于田曰我賦適平征輸有藝姦某之厲民者沮父母逦去我懼其又渝矣問焉對曰參政安仁劉公陞雲南按察使也明日方伯髙密李公以參樂平李公徵贈序焉且列劉

蘇其往

蹟卜其
將然知
言式而
士人循
良之體
出處之
經具以
片詞擬
盡

子之蹟豎諸當路者之碑蹶也呂子曰果若農言夫劉子今之賢大夫也可以觀政矣君子之仕也獲其君或不獲其民獲其民或不獲其寮寀與其上夫皃塘子我知之矣徵諸庶民質諸寮寀與其上又若是其烈也我雖有序于皃塘子人不得以為黨矣初柟之守史官也聞皃塘子為紹興先以錄因明允不賂忤劉瑾三月而去紹興人哭而餞諸劉寵之祠餽千金而弗選乃遍禱諸神祠曰無或不保我劉父以為吾民憂又欲以金贖諸瑾皃塘子弗是也紹興人立

去思碑君子以為難或曰子產為政三年而民誦之惟袞衣章甫則三月也元瑞雖賢不亦棘手曰子未知其時焉耳尼父而際焉一日而天下歸仁矣未幾衲病還山比瑾誅烏塘予起知予西安當是時也暴政之未盡殄猶爾瘉也有問太守於涇野莊者則對曰夫夫也是能活紹興人者哉西土之穀也既而有尹曰我不知斯太守之愈他太守也蒞政數月矣然有淫征焉不一櫌焉賀諸昔關起予滋慕矣然而鬼磨予不我知也久而後問予病予復之書已畧乃獲

又問以相知然遂以憂行三日載道人不能以一僕

點也比子再病還山皂塘子又叅政予省他日行縣

或下病夫則以既奉其言貌矣博大而知要寛裕而

介敏而諒莊敬而寡邪明辯而斷古之儒也柟接夜

斷滐焉或問之對曰録因之允紹興之思西安之政

秦農之頌皆夫夫之緒餘耳樂乎李子曰劉子衢之

年友也又西曹卿之僚友也衢知之自初矣九歲而

通毛詩十七歲舉應天二十歲而舉朱希周榜進士

當是時也科道以交劾貴戚不法盡下獄他官乃署

科道篆劉子時未有司也上書論之列章雖寢科道亦因是以鮮馬涇野子曰古之君子其仕也崇卑不異以篤道也故民得其所焉後之君子其仕也始終或殊以為已也故民失其據焉皃塘子以徂無盈以徒有始乎則人將以子為二夫也或曰奚不言雲南曰皃塘子自是升矣且雲南一班超之語任尚者之馬多奚足以語皃塘子

送黄廣東序

刑部郎中南安黄子希仁陟東廣按察憲副將行別

情法而盡一字不涉泛談可規死張杜諸人矣

乎乃惟其責大而材短怨其事冗而學寡疏其民窮為盜而難戢呂子曰吾見今之遷官者矣驕淫於懼滿淫於歉予是之行廣東其蔑矣乎夫今之憲司之聽訟也速判結以為神密囹圄以為靜過告訐以為威習左右以為察委屬吏以為體納請謁以為通外遊禁以為處夫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也今之君子既仕也談經者謂之迂用經者謂之腐希仁乃念於是焉其心之弗明鮮矣夫民之為盜豈其情哉貧無所依驅之殆無所扶驅之直無所伸驅之曲無

所繩驅之征徭不均驅之徵力不均驅之故伐盜不究其本抱薪而救火也吾子亦嘗聞鍾離牧吳恢孔戣之為廣東者乎三子者知憂知咎知懼者也夫戣也粲能用良於是乎民情得吳恢嗜書及聽祐之言而清簡不殺斯其人可謂好學者矣牧秉清公曾夏之盜數千人而皆獲故曰惟仁者知憂故不憂惟智者知咎故不咎惟勇者知懼故不懼

送張子汝禎任河南兵副序

東人張子汝禎將之信陽兵備曰翰之將行也翺之

言言從類鈴中來而搜圖索本右聚米而觀畫

舊勑兵備矣猶兼弭盜撫民理訟諸務矣其勝呂子曰夫張子予故嘗為御史之風矣貞而不詭友而不同久於其位而不怨瀕乎與遷而不媚衆園以才以名以例數於卿佐矣乃不其然區區一信陽兵備何足以盡子哉雖然耕常讀張平子南都賦矣斯地也武關限其西桐柏揭其東漢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而又面衡控潞縈汝圻淮其險也雖非遼陽朶顏之遠延綏甘肅寧夏諸邊之要然三省之際四土之結流離易聚風塵易揚故淮南子以冥阨為天下

也即淮
南子論
說莫詳
于此有
志中原
者識之
名矣凡
兵之策

九塞之一諸葛武侯謂為用武之國也張子其可忽
諸當必使斯兵也樂伍如戀隣樂戍如安土樂田如
世農樂役如饑就食樂獵如庭縣狟樂餉如塾問師
樂調如挾纊樂陣如弈棊樂攻如拉朽樂戰如弄丸
故兵不樂伍則問旗兵不樂田則問畯兵不樂役則
問書兵不樂獵則問禽兵不樂餉則問鼓兵不樂調
則問餉兵不樂陣則問綏兵不樂政則問家兵不樂
職則問身夫扣糧所以支伍也馳布所以散戍也壐
税所以蕪田也劇工所以惰役也私獲所以敗獵也

繁科所以伉簡也殘馬所以阻譎也慢令所以鮮陣也怨内所以懈攻也離心所以屈戰也張子曰夫兵備固若是矣以弭盜撫民理訟可乎曰聞之矣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是時從予游者張詩在旁曰詩新從信陽來獲覩信陽書院之邃及聞諸葛涑水上蔡三書院之勝矣張先生此行義不可忘於兹曰於戲張子如不忘諸書院之故而興之以其本也豈惟可弭盜撫民理訟抑雖兵備亦在是矣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